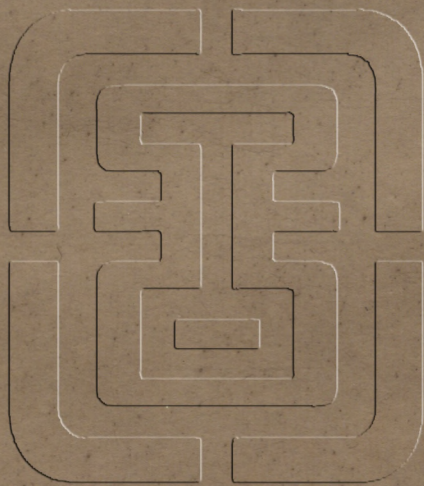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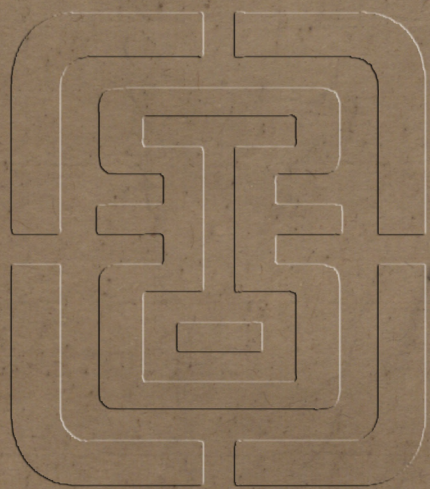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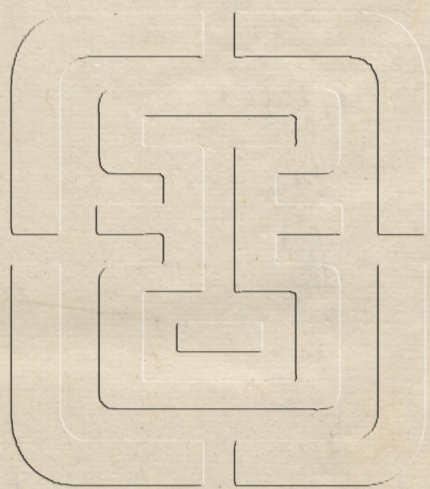
1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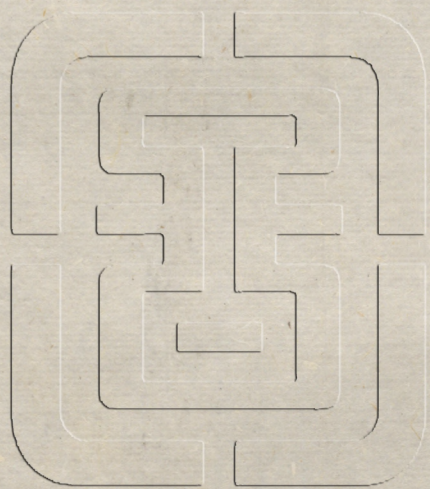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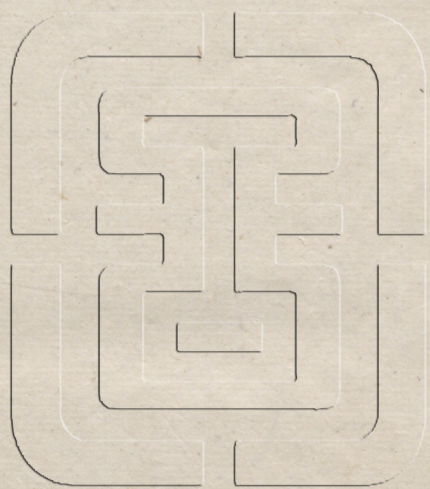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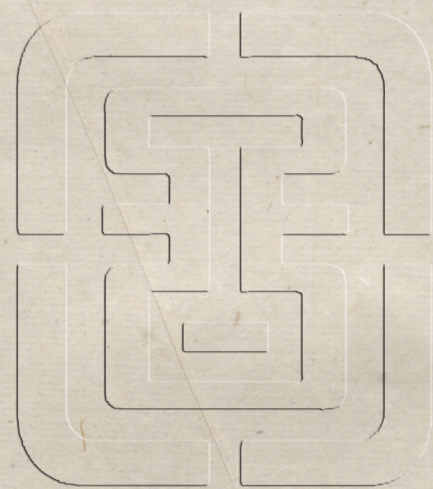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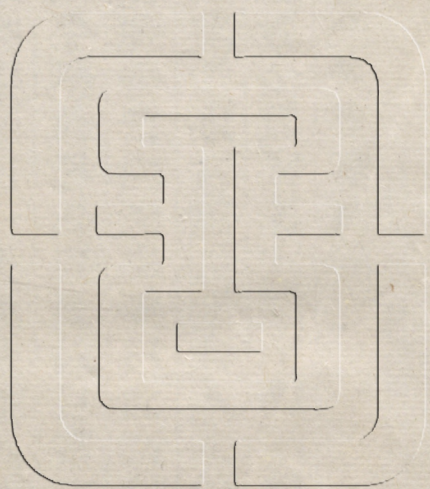
鮎崎亭集

一八









歸均亭集外編卷八

歸均亭

非堂

非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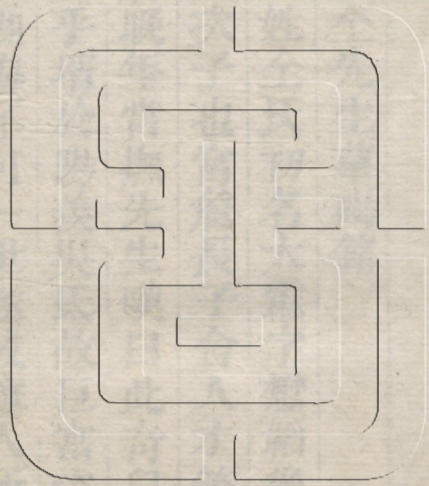
先宮翁公

歸均亭

石其在

海濱故

之學



歸均亭 朝衣

歸均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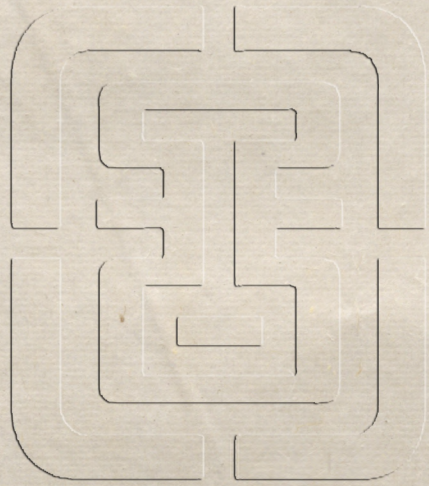
歸均亭先生

歸均亭先生

歸均亭先生

歸均亭先生

歸均亭先生



鮪琦亭集外編卷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 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羅字懋韜後名大震字二何  
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筆華綺而先生更  
橫厲宮詹晚年嘗撫先生嘆曰此奇兒也吾家文章之  
寄其在斯乎壻於陽羨吳氏故巨富資妝數萬金隨手  
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窳人所至有殘杯冷炙  
之嘆卒以客死茗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不傳李杲堂

魚耳正集卷之二  
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  
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於其大節有未及者先  
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尚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  
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尚書生白李尚書稽仲  
江翰林柱北皆力吹噓之於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  
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  
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爲權璫制乎卽令如茶陵之於  
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況未能耶竊爲閣  
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驟衰先生謝曰一介書生  
閣下卽麾而去之非所怨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

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附奄也累斥之於  
是連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  
陳時政疏將投匭會亦有不嫌於中者嘆曰尚非其時  
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  
先生詩有曰橫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厥臣並陛下如今  
天子忽異常開口要進虞與唐聞君萬言書滿紙草成  
不上果何以抱璞荆山每見擯折弩千鈞羞再進紀其  
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杲堂僅以詩人目之是  
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於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  
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於贈宮詹公墓旁子

一美閑先生最工書兼喜畫醉後掃雪呵電隨意揮灑  
老筆頽唐至今戚黨中尚多有之其銘曰

有才拔天如同甫嘗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高  
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塘來卜  
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篤學  
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直道  
不容外遷陪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南畿爲循  
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展其用祖望之高

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別號他山國子  
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別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  
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祖望之王父也諱吾騏字  
聿青別號北空他山府君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  
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  
事不可爲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勾東之人遠在天末尚  
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  
焉而吾全民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  
以東錢湖之東最稱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嶽又  
爲東湖萬山之中人跡罕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



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王父曰謹受命卽披  
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汝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  
高先生隱學嘗嘆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遜終身不相聞  
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  
然城中里第爲營將所踞圖書法物無一存者所有春  
雲軒池沼廢爲馬廄乃自以爲入山已深而杜輿起兵  
管江構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嵐風鶴之警日至雞  
犬俱遭物色寨長土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卒得免禍  
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君暨  
孺人李式公府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

再娶始得舉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  
王父所親字也其荼苦益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  
子旣長始返城居得一椽於宮詹府君第中湖上有不  
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  
日唱酬焉望見之者皆知爲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  
有八而卒生於崇禎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丁  
丑五月初一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月以  
不肖祖望邀

恩命馳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贈  
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於天性和州府君

之祭田幾為羣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山府君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肖奉養有關贈公月致餼以饋之羣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諸忠傳略二卷聽濤樓詩二卷葬於城南和州府君墓旁先君子欲為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皆先君子口授之而次之以為銘銘曰  
肥遯之節固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垂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先宮詹

公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之歿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胄蕭然如儒素獨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厲熟於史三漢南北朝兩唐紀傳背誦如流王節愍公合鄞深器之張督師蒼水為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為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斂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閒事既不克幅巾歸里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崛強山海遂為

魚尾清集卷一  
五  
大朝所指目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  
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孳婦往避地焉先生自  
是遂爲目盲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袁閔之居士室如  
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有嘆聲  
於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邏舟之過不絕顧  
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綫汝  
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識汾陽其與先生之識督  
師皆出於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爲中興之元老一則爲  
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愧爲天地閒偉人一也  
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周氏江上

授禮部主事子三其仲爲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於東  
錢湖祖墓旁所著有松憲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子  
也二何先生雄於詩其草書九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  
馬極似松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  
而盡至先生遂窶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善  
重之婚姻故先生爲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  
少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  
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

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劔鏗周氏則尚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燝宇燦李氏則尚書康先孫振璣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木干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械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械以部曹爲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

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宇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禍自降其節己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扉屨則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閒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二陸之居與先生隔一垣姚江王侍郎梟首城上宇燝竄取以歸藏書庫中每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一卮祭之雖其家人有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宇燝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年張尚書難作木干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蓋二十年來社中人物或死或生要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

自唐以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可不亟為封殖而成周分殷民於諸國漢人徙齊楚諸族於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者子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為之後雍正甲辰始葬於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傳而不果予為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蓋文

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於正寢距生之歲康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六其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苦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墓於

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為念僂民之恫未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其與表志足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燈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兢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即遍通諸經大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嘆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而一歲中多

在牀蓐先公竭東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  
八歲先公於治經外授以通鑑通攷諸書講畢撫摩而  
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嗚呼先公之於不肖字  
之艱而教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  
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  
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  
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  
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  
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  
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倚門一慟老淚爲枯嗚呼

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忼直不設  
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  
其人有善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爲急羣姓中或廢棄  
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人之遺教必痛責之不  
改則疾之若讐幾不欲與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  
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  
暨其子鼎孫謙孫晉孫頤孫鼎孫子耆也實置義田以  
贍吾宗三世而始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  
克守也今以汝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  
道荒蕪三春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

以供祀事汝其行之卽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匱祀矣不肖幸得遭逢

大禮馳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封曾祖卽欲馳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安得再展一世

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續娶於京也本謀迎養而不果旣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畱京先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惘惘焉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

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誦右故戚戚耳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之日坐牀簀聞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吾全氏自宋侍御公遷鄞二十三傳而至先公五世祖諱元立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祖諱少微和州同知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布衣徵今贈翰林院庶吉士世德清白爲句餘望先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

歲始多作詩至其攷證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概見焉舊譜謂北史商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改爲泉先公曰未敢以爲然也全氏之先出於泉非由全而改也平東之後居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武節度使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其後有金川防禦使師郁孟蜀之藩將也世爲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得指北史諸泉以爲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任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

州也司空公有女葬其封公墓旁卽荆公女墓故址先公曰此謝臯羽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補祭酒先公之攷證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復相近焉是爲銘銘曰  
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邨嗟予小子望之赧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榔銘

乾隆己未三月甬甸東全祖望令匠氏爲先府君作石榔告成將以結壙因援漢景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



詞曰  
死欲速朽有爲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峰之南卜  
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嗚呼先仲父客於外者五十年而卒於京師從子祖望  
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於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  
省覲而尚未能以殯行乃爲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  
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於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於  
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  
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

少於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其零丁孤苦吾父  
時時述之仲父年十八卽遊京師借硯田以餬口然其  
爲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於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  
與人交務歸於厚而每失之過同里先輩官於京者如  
屠尚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  
編修九沙皆重之橐中游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  
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親舊至京者卽館之爲之謀其  
所往不得則衣食之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  
喪則殯殮之雖百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  
同產而所見不同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爲學亦當治

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爲利之謂蓋量入爲出之謂也  
故吾父介於取亦介於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  
甚省吾父以其久客於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  
客愈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薦授博士受任歲  
餘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  
曰遊興亦當闌矣仲父亦竟弗歸蓋其生平之志過侈  
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遇之蹇也已而仲母以病卒  
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得疾久  
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告者卽解  
橐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望入京仲父

見之喜甚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  
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爲何如而今日尚小草乎其待  
汝成進士吾偕子而歸耳癸丑長弟又殤仲父益忽忽  
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旣至醫  
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  
矣遂絕嗚呼仲父之生平不無過於疏落然而其意則  
歸於厚者也以近日世風之偷如仲父者可多得乎而  
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  
望如子吾母每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  
仲父之殯尚畱滯於此誠罪愆也抑尚未有子未能爲

仲父置後稍待之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爲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嘗以予性地恍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之報耶予賦長句一

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爲予鈔紀遊詩二卷壬子之春孺人臥病牀第閒而家君子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屬者則秋閒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卽孺人屬纊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秘其事隔歲而始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絕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

人自以年已三十子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心爲憂之  
身後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乎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  
歿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  
於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於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日  
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葬於城南和州公大冢  
之旁予去年幸邀  
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貶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覺  
歎然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加於  
吾孺人也

殤兄壙銘

殤兄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卽能  
略通諸經章句舅氏蔣先生蓼厓嘆曰是聖童也家君  
收稅於鄉兄隨吾母往省舅忽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  
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  
戲以小刀翦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  
阿爺來否家君聞兄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  
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  
歲餘兄之死十年而予始生子少時頗自負藐視羣兒  
家君叱曰汝兄如虎使汝遇之走且僵耳是爲志銘曰  
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角麋不如殤鷗之不

翰轂不如殿嗚呼造化亦何心哉

殯音獨未生而胎敗  
殯音段卵不孚也

### 殯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是時予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秘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訊中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吾妻亦并負是女也既作張孺人壙志并書磚以納於女墓

### 先真志府君墓石益文

先真志府君不肖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中結真志菴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

題詩曰真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尚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於人間而又仍歸於吾家先穆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穆翁之孫出以示予予乃補記其石益而令菴僧爲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於府君弟頤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當自府君始又增置其先人所勸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君子也府君子黼工於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略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殆有漢萬石君之風卽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菴故得無恙然而志之

出已久矣柳州之於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蓋猶之  
碑陰之例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  
不肖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志文稱大宋不稱大元雖書泰定四年而較之但記  
甲子者其倔強不異矣

鮚埼亭集外編卷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

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

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

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

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

公年尚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

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  
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逆之畱歸其家飲餞  
忠毅歎曰此後莫合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  
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  
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  
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  
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早潦相仍催科甚拙已卯  
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  
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  
以蜚語削籍襪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

有三樂其一爲戴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  
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  
肅樂也公性恬淡旣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頗  
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  
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  
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湔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  
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  
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  
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遷員  
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

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客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

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邊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



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  
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  
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  
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  
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  
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  
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  
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  
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  
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

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  
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  
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  
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  
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  
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  
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  
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  
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  
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

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  
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  
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  
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  
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  
其軍籍職兵則攷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  
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  
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

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  
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  
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  
惟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  
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義招公居四  
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  
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  
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  
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  
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

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

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畱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畱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

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西南中大亂預

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尚書張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勿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

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卽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大兵攻海口牧出戰累勝而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卽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鬪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

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思并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畧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間動卽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卽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與吳公鍾繼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

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大兵斫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涔涔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

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民狡施飛灑詭寄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逋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貨算不與匿田不自占及攬他人田爲己產者論如律圖其阡陌原隰於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而怨繼而服時時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餽遺公以泉水雙罌上之光先歎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至淮上而國亡南中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於方王也棄之

入閩而閩中亦厄於鄭氏加公尚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碓城山中丁亥諸軍次於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於王所卽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埕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願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

公在行閒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舶慰勞之鮫人蟹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公如父已而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勦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歸者也方共守沙埕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諸所大兵圍之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尚書兼掌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爲而悍帥迭起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問左右曰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

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丰采隱然白晢如故庚寅冬父卒監國令墨衰視事翁洲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經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翽武而出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於海長子善毓從死而太夫人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隲有義士匿之或以告之提

督田雄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歸鍾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子讀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閒農祥所記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尚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纂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子已有碑志乃作三尚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子  
至其祖多坐毆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救之遂傾身  
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公少補  
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爲里中鳴不平事與諸長吏  
相搯拄長吏恨之申以所行不端幾斥知蘭谿縣劉宇  
烈獨知之曰此郎嶽嶽非池中物力調護之得免成萬  
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  
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  
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

傑視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  
議用勦集步騎徑前賊衆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  
兵海道以邀之朝議未許而賊已揚帆去晉兵部侍郎  
兼副都御史蔭一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  
哭於二祖列宗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  
撫東時募得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爲麾下親軍至是  
許將之至廬鳳脩復園陵以總兵楊御蕃隸焉七月賊  
十三營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爲憂詔公以兵二  
千三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賊由上蔡

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良佐竟卻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盧公象昇大攻賊於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公以良佐等戰於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纂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苾等一戰於陶城鎮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救之賊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當是時制府殺賊者

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爲盧公秦督爲洪承疇皆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曹文詔曹變蛟祖大樂祖寬皆健鬪所向有功而公軍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曹祖亦遠遜公獨以身枝梧其間指示方畧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楊嗣昌遭排笮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爲應兵而公自行軍

以來頗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額餉多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姜埰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刀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筒公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治

兵於江千鞭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卽行光先犒之進擊走都紹興推官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使非公一創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知東陽縣徐調元亦挾舊隙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於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會國變而止論者以爲公先在行閒雖不能無過顧棄瑕補垢尚應在所洗拭至於枌社急難挺身赴鬪而反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尚書徐公石麒再疏薦不許已而

竟起爲兵部尚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故也時阮  
大鍼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至出督靖南  
兵禦之大鍼亦繼至而南中亡公方與靖南議奉弘光  
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議與江上諸公奉  
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興  
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  
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取  
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聞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  
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  
監國本非有爭名號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

勢多牽制而聞師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  
異同以啓爭端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  
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  
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  
縱暴無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  
嘗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聞公家尚多  
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  
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爲尚書其悖如此公力禦之監國  
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  
修宋公署爲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婺中

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預進取計矣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守三月外無虺蜺蟻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叛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在義烏爲強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縋而出部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兌孫也雄健有智畧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右手有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煙焰大起聲

如雷大兵雖失利然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而急過邦璿邦璿方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其入庫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卽命從者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傅巖亦死於義烏邦璿妻傅氏亦死公孫都督鈺以奉表入閩亦死浦城

金華城中之民死者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爲  
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則  
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下疑  
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記公事多謬吳農祥爲公傳亦然如云  
公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聞是也農祥於公有戚  
屬尚不可據予故作事狀以正之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  
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

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  
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  
轉徙鮫宮蠟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旣不爲  
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若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  
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  
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  
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  
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  
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

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  
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  
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  
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  
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即有金牌亦不受  
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  
里井研方為首輔欲引之為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  
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  
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噩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  
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

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  
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  
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  
潰侍郎為賊所縛遭擄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  
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  
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眾結寨  
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  
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  
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為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  
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

娥合偁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

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屣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懂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



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  
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  
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  
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  
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  
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  
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  
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  
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旣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  
吉甫旣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

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木訥女子  
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  
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  
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  
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  
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  
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  
郎旣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  
是孑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閩秀曰鍾山  
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

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眾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為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鮎埼亭集外編卷九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為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由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間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為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

魚城河身外紀 卷一  
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  
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載  
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  
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謬  
謬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  
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  
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  
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  
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  
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

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  
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  
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  
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  
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  
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  
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  
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  
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  
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已氏所爲也囚中

作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

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大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甬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壘合李侍御

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

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

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

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

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柰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諡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徒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衷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尚有米親掃曰春之春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

徐起投纆堂中旣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纆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咫尺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瘡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旣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思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

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  
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

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力填闕海  
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  
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  
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宵人抵隙竟漏  
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讐快心言之可爲浩  
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  
終賢於筐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  
柔

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  
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  
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已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冢宰碧川先生  
竝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  
以下無論也時人爲之歌曰半壁宮花春讌罷滿牀牙  
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而四忠雙烈出焉遂以收三  
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殲不可謂不慘然而爲故  
國增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號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第三弟文瑛早卒次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瓚字贊玉號圓石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琅太僕卿美益之立孫澤州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邁之孫監紀推官秉鼐之子秉鼐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勸諸子里中以楊太公稱之推官尤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其諸弟然家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禎己卯科始娶於杭之張氏而以其婦裝爲職方娶李氏截江之役太公親帥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卽使主

上屈節於天興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爲然而同里張公蒼水尤出揭力排之御史乃入閩思文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思文然之卽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饑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名言也思文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中以圖會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思文出走方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兄臨軒試

之對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卽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略歎曰干戈載道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壘渡江時兩軍列戍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鬪每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兔至皆以爲從天而下也會江干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畱職方居守以都事從甫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閒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於路路人憐其孝

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齋入砦賊以數不足欲殺之都事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歸俄而推官兄弟返避地於泰順之竹園欲求思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正翁洲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相首尾於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慎之御史亦以爲然不意翁洲未嘗愆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爲人所得密揭告變竝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官兄弟四人方謀於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

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於辟安用義爲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闕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忼慨無卮詞但言御史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先在囚中聞之淚涔涔下而太公因囊餽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歎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於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旣殯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

御史猶豫未決夫已氏復以賄請於當事必殺之乃復速之御史大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已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畫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爲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爲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所遺二女楊郎在囚中

已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於太公之前投繯被  
救不死怒曰將墜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  
毒不卽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  
時亦嘗割臂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  
云沈夫人噉然而哭曰吾妯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歎  
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  
辱諸君將陷我爲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  
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閣部  
中藻於福寧閣部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  
幸甚令參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閣部欲婚之曰謝

三賓讐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  
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閩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  
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  
之職方乃閒行謁張公把臂痛哭託以聯絡中土事自  
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爲戒勉  
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  
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彪爲  
患逮至錢唐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  
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  
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珽文

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於道一門遂盡職方之  
死葬於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  
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於鏡川  
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附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  
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烏史蟲史俱不傳  
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詩職方絕命詞皆  
僅存者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  
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

死於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爲表之  
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  
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戍  
子之難過宜華公爲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  
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攷之  
華楊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  
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閒有須暴白者遂不得比於段  
岐一輩爲可惜也予旣爲華公夫婦合狀又爲楊公兄  
弟娣姒合狀偶緡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  
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

證未可知也。然世有蘇軾之類，特于文以當其高文。又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  
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三家並  
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  
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  
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  
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  
之，畱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等，亦與若思擁錢忠介  
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  
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

漚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  
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竝角  
巾歸里，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  
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  
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爲署，有  
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  
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  
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  
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  
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

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  
卽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  
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  
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  
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  
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  
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爲內應若思  
曰諸軍旣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  
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爲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  
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

陴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卽  
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卽擊  
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  
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  
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怗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  
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  
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  
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  
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  
聚議亦以過宜爲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

況過宜既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爲乃私爲之行  
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爲過激之語天生  
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  
亦欲免屠董而爲夫已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  
思曰過宜不用僖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  
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異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  
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謂之於是高公宇  
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  
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  
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

焦原者也可以不爲而爲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  
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効以萬一得當上以爲  
故國下卽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  
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思之心長逝者之  
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  
之例也天生等旣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  
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  
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  
大理寺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姪  
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姥



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鄆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為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白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即華公壻也黎學使博菴曰華文蒼邃王文筋淨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錘鍊王尚冲夷至崇經酌史不眩於諸子則朴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嵒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纈粟至悃幅無文恂恂不能語

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赧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目江上召為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炳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屏屨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醢酒刺血誓師約

以翁洲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  
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已氏告變直指遣謀者入  
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謀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  
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  
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鬪別令  
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  
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已氏舊識  
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  
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  
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桐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

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為出自評事華公聞而  
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為也夫已氏私  
謂人曰王貞一沈靜淵默粹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  
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  
或以為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為覆巢之完卵哉  
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  
二十日死焉門人私諡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  
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  
同歸乃屠董稍與華公隙未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  
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

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  
三年而化爲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  
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  
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  
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是役也謝氏第一揭帖爲董公志寧董公德欽王公  
家勤楊公文琦兄弟屠公獻宸第二揭帖爲華公及  
慈谿馮公家楨馮公蕘李公文纘第三揭帖爲高公  
斗樞父子李公桐父子定海范公兆芝董公志寧與  
楊公文球急逃得免二馮以其子弟行賂得免李公

文纘以過宜力辨其不預得免而第三揭帖中人皆  
免董公志寧李公文纘范公兆芝予皆嘗表其墓合  
觀之則戊子之難本末了然

陸夫人諱玉辰  
張夫人諱玉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終



